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六十五

詳校官侍講

臣王燕緒

洗馬

臣王垣修

覆勘

覆校官助教

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

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

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五

宋宣城太守

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

子賢注

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

張純傳

子奮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

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臣賢案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富平侯

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即位但益封萬戶耳

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

哀平間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

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國五

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

督促也委輸轉運也

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

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

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

平原郡也

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

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

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過三以至

也於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與太僕朱浮

共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

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

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

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

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

南頓令欽即光

武之父春陵侯
買光武高祖也

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

其私親

太宗謂元帝也據代相承高祖至元帝八代光
武即高祖九代孫以代數相推故繼體元帝故

曰既事太宗下又云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又曰自元帝
以上祭于洛陽成帝以下祭于長安其義明矣降其私

親謂春陵以下
不別序昭穆

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

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

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

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

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

舊典願下有司博采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于洛陽高廟成帝以下祠於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參之迹務於無為

曹參惠帝時代蕭何為相

國遵蕭何法無所變更

選辟掾史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渠引

洛水為漕

上音時丈反陽渠在洛陽城南

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純

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

論語載宰我之言也

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

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周禮三年一祫

五年一祫又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合祭奈何毀廟主陳于太祖未毀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

祭注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也

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

祭

臣賢案平帝元始五年春祫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

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續漢書曰十八

年上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

禮說三年一閏天

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

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

四月乾卦用事故言陽氣在上也

故正尊卑之義

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

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

自十八年至此

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定議帝從之自是褹袷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

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

仍頻純以

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論語曰子適衛

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

乃業七經識

明堂圖

識驗也解見光武紀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河間古辟雍記孝

武太山明堂制度

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官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

及平帝時

議

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議於公車也

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

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

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

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鄭玄注曰謂巡狩至

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動聲儀樂緯篇名也

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

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

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黎

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

下武之詩也鄭玄注

云言武王受此萬年之壽輔佐之臣亦宜蒙餘福也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

東宮

爾雅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建武三十年太歲在甲寅時歲德在東宮前書音義曰蒼龍太歲也

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

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

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

視御史大夫從

視比也

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武帝元封元年

封禪儀令侍中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廣丈二高九尺
有玉牒書書祕其事皆禁禪肅然天子親拜衣上黃江
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
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之屬也
三月薨謚曰節侯子奮

嗣

奮字穉通父純臨終勅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猥蒙爵

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

東觀記曰
家丞名歆

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奮稱純遺勅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勅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節儉

行義常分損租奉

奉音扶
用反

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

不怠十年詹耳降附

詹耳郡武帝置故城即今詹州義倫縣也

奮來朝上壽

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

名臣子孫

侍祠封侯解見鄧禹傳

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中郎將遷

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元元年復

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衛尉明年代桓郁為太常六

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灾旱祈雨不應乃上表曰比年

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

立成也

陽氣垂盡歲

月迫切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之重

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叙心

願對中常侍疏奏

疏猶條錄也

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

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錄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它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曰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

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禮記樂記孔子

之辭也

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

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

禮稽命徵之辭也宋均注云脩外飾容貌也脩內蕩滌心性也

已矣夫恨不制作禮樂也

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厝其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

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

台輔

奮七代祖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六代祖子儒宣帝時為衛將軍領尚書父純光武時為司空

而

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

見禮樂之定

先死謂未死之前也

十三年更召拜太常復上疏曰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

見曹褒傳

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

樂

禮記樂記之文功成化定同耳功謂王業化謂教人也

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

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

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

章帝初曹褒于東觀次序禮事

依准舊典凡百五十篇奏之也

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

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

周公制禮皆斟酌文武之美德為之等制不自述也今先

帝已詔曹褒非陛下出意何所疑而不為也詩頌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

王又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也

久執謙謙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

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

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津城

門候

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漢官儀曰候一人秩六百石也

甫卒子吉嗣

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

世

張安世字子孺昭帝時為右將軍始封富平侯卒子延壽嗣卒子勃嗣卒子臨嗣卒子放嗣卒子純嗣建

武初改封武始侯卒子奮嗣卒子甫嗣卒子經歷纂亂

吉嗣無子國除此言八代者除安世始封也

纂亂謂王莽也張子孺昭帝元鳳六年封至永初三年合一百八十二年故曰間也

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傳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

前書沛人慶普字孝公為

東平太傳受禮於后倉號慶氏禮也

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

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五帝及天地為七郊三雍

以下解見明帝紀

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

禮記正文也言損益不同也

大漢當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

禮樂云何充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

尚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

曰今且改太樂官曰太子樂歌詩曲操以俟君子

操猶曲也

劉向別錄曰君子因雅琴之適故從容以致思焉其道閉塞悲愁而作者名其曲曰操言遇災害不失其操也

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衰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疎通尤好禮士常憾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漢禮儀晝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

圉縣屬陳留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南也

以禮理人以德化俗時它

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嚴聞而

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臯陶

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

禮雜記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

焉上以為公臣注云此人但居惡人之中使犯法耳

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順

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身坐之吾所願也

遂不為殺嚴奏褒奐弱免官歸郡為功曹徵拜博士會

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河圖稱赤九會昌

十世以光十一以興

九謂光武十謂明帝十一謂章帝也

尚書璇璣鈴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

緯本文云使帝王受命用吾道述堯理代平制

禮放唐之文化洽作樂名
斯在宋均注云述脩也

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以續

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

宋均注曰堯巡省于河洛得龜龍之圖書舜受禪後習
堯禮得之演以為考河命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凡

三篇在
中候也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

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
五帝驟三王馳宋均注

云步謂德隆道備日月為步時事彌順日
月亦驟勤思不已日月乃馳是優劣也

況予頑陋無

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慙焉褒知

帝旨欲有興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

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

禎祥為萬姓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

制作之符甚於言語

言明白也

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

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

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寮拘攣難與圖始

拘攣猶拘束也前書鄒陽曰能

越拘攣之語也

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曰朕以不德

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麟龍並臻甘露宵降嘉穀

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

赤草即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十六

日落一葉周而復始也

朕夙夜祗畏上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

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乃歎息謂諸生曰昔奚斯

頌魯

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考甫詠殷

正考甫孔子之

先也作商頌十二篇

夫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

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

褒侍中從駕南巡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召玄武

司馬班固

玄武司馬主玄武門續漢志云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也

問改定禮

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

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言相

爭不定也

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

夔堯樂官

也呂氏春秋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

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

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

散畧猶疎畧也

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

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

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

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會帝崩和帝即位褒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

擢褒監羽林左騎

漢官儀曰羽林左騎秩六百石領羽林屬光祿勳也○劉攽曰注羽林左

騎崇百官志
騎當作監

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

張敏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

奏而漢禮遂不行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

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

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巡
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內
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踊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
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灾
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
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篇又
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論曰漢初天下創定朝制無文叔孫通頗採經禮參酌

秦法雖適物觀時有救崩敝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闕矣

容禮容也典法則也謂行禮威儀俯仰之容貌也文帝時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孫襄亦善為容容或作宏義亦

通也
是以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懷憤歎息所不能已

也
賈誼等以叔孫通禮制疎畧並上書對策請更改作皆不從所以歎息也班固曰今大漢久曠大義此賈

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見前書
資文宣之遠圖明懿美而終

莫或用
賈誼等言誼文帝時人王吉宣帝時人○劉攽

曰遠圖明懿美案文遠圖下多一明字
故知自燕而觀有不盡矣
禮記曰孔子之

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有不盡矣言未備也
孝

章永言前王明發興作

明發謂發夕至明也詩曰明發不寐

專命禮臣撰

定國憲洋洋乎盛德之事焉

洋洋美也

而業絕天算議黜異

端斯道竟復墜矣

業絕天算謂章帝晏駕也議黜異端謂張酺等奏褒檀制禮遂不行也

夫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所以咸莖異調中都

殊絕

咸咸池黃帝樂也莖六莖顓頊樂也見前書異調言古今不同也中都魯邑名也家語曰孔子為中

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殊絕猶斷絕也言古樂不同舊禮亦絕也

况物運遷回情數萬

化制則不能隨其流變品度未足定其滋章

言時代遷移繁省不

也斯固世主所當損益者也且樂非夔襄而新音代起

律謝臯蘇而制令亟易

夔舜樂官襄魯樂官也臯陶虞士官蘇忿生周武王之司寇也

脩補舊文獨何猜焉

言刑樂數改而脩禮則疑之

禮云禮云曷其然

哉

歎其不能定也

鄭玄傳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宗哀帝時尚書僕

射玄少為鄉嗇夫

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賦稅也

得休歸常詣學官

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

鄭玄別傳曰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

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

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

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也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

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

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

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

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

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

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

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

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前書曰田何授易於

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

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

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

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

嵩字賓實見趙岐傳

遂隱脩經業杜

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

言公羊義理深

遠不可駁難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

說文曰肓隔也心下為膏肓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

穀

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

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

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
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
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
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
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
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告高密
縣為立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

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事見國語也

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吳越相攻

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至行者見國語鄭

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

加其高皆悉稱公

吳公文帝時為河南守鄧公景帝時為謁者僕射太史公司馬談武帝時

四皓高帝時也有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季也鬚眉皓白故言皓秦時隱於商雒南山以待天下之定漢

興迎而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致之也

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

侈其門閭

一節謂決獄也昭帝時東海于公為縣獄吏決獄平郡為生立祠號曰于公祠先是于公

閭門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我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也

矧乃鄭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

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

趙王虔之

也相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昆弟所容去廝役之吏

賤廝

也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

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

處逸謂處士
隱逸之大儒

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興年過四十

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

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

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

比牒猶連牒也併名
謂齊名也言連牒齊

名被召者並為宰相也併音步鼎反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

式序

式用也
序列也

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

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傳家謂家事傳子孫也曲禮曰七十

老而傳

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

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

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瑯瑯一

夫曾無同生相依其最求君子之道研讚勿替

○劉攽曰紫文

讚當作鑽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詩大雅民勞篇之言也

顯譽成於僚友

德行立於已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

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

謂頻被辟不就

也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

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

定傳與其人

其人謂好學者也前書司馬遷曰僕誠已著此書傳之其人也

日西方暮

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

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

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
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
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
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
科四科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顏淵
閔子騫及子游子夏並見論語也回賜之徒不稱官
閔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
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

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

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玄以讖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

拒於官渡

官渡津名也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前書音義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洪溝北通宋鄭淮

泗即今官渡

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

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

以下嘗受業者纔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

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

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
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
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案謝承書載玄所
注與此畧同不言

注孝經唯此
書獨有也

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

孰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

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慮字

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將軍安樂鄉侯琰字季珪魏東
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嘏字昭光

魏黃門侍郎也○劉攽曰注魏東西時並童幼玄稱淵
曹掾案崔琰但作東曹掾多一西字

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魏氏春秋曰小同高貴鄉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

埃塵也

漢興諸儒頗脩藝文

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

稟受滯固猶固

執也言學者各守所見不疏通也

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

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

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

括結也易坤卦曰括囊无咎也

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畧知所歸王父豫章君

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

王父祖父也爾雅曰父之父為王父也范曄祖父甯字武

子晉武帝時為豫章太守經義每以玄為長也

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

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言甯教授專崇鄭學也

贊曰富平之緒承家載世

載重也易師卦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也伯仁先

歸釐我國祭

釐理也言純釐理禘祫之祭也

玄定義乖褒脩禮缺孔書

遂明漢章中輟

孔書謂六經也輟止也
中輟謂曹褒禮不行也

後漢書卷六十五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張純傳五年拜太中大夫○監本誤作二年從宋本改
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注前書音義曰蒼龍
太歲也○刊誤補遺曰龍名有三左傳龍見而雩此
謂東方七宿為蒼龍之象又曰蛇乘龍此謂歲星木
精木為蒼龍故歲星亦龍名又淮南書以青龍為天
神之貴青龍即太歲異名王莽銅權銘歲在大梁龍
集戊辰者以歲為歲星龍為太歲也魏文昌殿鐘簾

銘歲在丙申龍次大火則是以歲為太歲龍為歲星
與前說相反然義得兩通至純傳所云按是年太歲
在寅故言攝提之歲然又云蒼龍甲寅則是龍與歲
疊指太歲而言駁矣

德在東宮○刊誤補遺曰此以歲在寅與甲相值甲位
在東方故也王莽傳亦云蒼龍癸酉德在中宮經云
癸德在中宮按杜欽言戊土中宮之部今癸北宮而
云中宮者以癸為戊妃耳此與純傳小異莽傳又云

今年刑在東方是歲壬申申刑寅故也

張純子奮官至津城門候○舊本皆作建城門臣會汾

按百官志洛陽十二門其一津門每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屬城門校尉以其當洛水浮橋故稱津城門也
宜從監本

曹褒傳大漢當自制禮○監本脫去當字從宋本增

慕叔孫通漢禮儀○監本叔孫通下有為字從宋本去
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時事彌順○順字疑煩之誤

又事字舊本作士

鄭元傳三統歷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周公作也○臣

宗萬

按魏劉徽九章算經序云周公制禮有九數九

章是矣不云周公作算術也算術起於商高見周髀
宜曰鄭公鄉○宜字監本誤作且今照宋本改

六藝論○臣世駿按公羊疏曰鄭公先作六藝論訖然

後注書

答臨孝存周禮難○臣世駿按毛詩棫樸疏曰臨碩并

引詩三處六師之文以難周禮鄭釋之則孝存名碩也

名之曰小同注答曰我不見○我字衍

後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六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

鄭興傳子衆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

東觀記曰興從博士金子

嚴為左氏春秋

天鳳中

王莽年也

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

左氏義也

歆

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歷

說文曰詁訓古言也音古

度反三統歷劉歆撰謂夏殷周歷也

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

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

人咸勸留洛陽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

更始起南陽南陽屬荆州故曰荆楚也

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

開關郊迎者何也

山西謂陝山已西也

此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

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臣恐百姓離心盜賊復

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

小白齊桓公也

春秋齊小白入于齊公羊傳曰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纂辭也

今議者欲先定赤

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恐國家之守轉在

函谷

言若不早都關中有人先入則國家鎮守轉在函谷也

雖臥洛陽庸得安枕

乎

庸用也

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

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

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

虛心禮請

○劉攽曰案文少一囂字

而興耻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

已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

西伯文王也作起也

乃與諸將議自立

為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

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左傳富辰諫周襄王之辭

間者諸將集會無

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

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

孔子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史記曰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

會者八百人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後聞紂殺比干囚箕子乃告諸侯以伐之故曰待時也

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

禍患

○劉攽曰案文昭當作招

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器竟不稱

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器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

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杜預注曰器車服名爵號也

不可以假

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器病之而止

病猶難也

及器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

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

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

興嘗為涼州刺史

史囂為西州將軍故曰僚舊也

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興聞事

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

弗敢失墜

周旋猶遵奉也左傳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也

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

以親為餌

猶釣餌也

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

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金城也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專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
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
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左傳趙
衰曰臣
丞聞郤穀之言矣郤穀
悅禮樂而敦詩書也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

觀射父之德

左傳子產辨黃熊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觀射父楚大夫也對昭王以重黎義和

之事見國語

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

詩人悅喜

張仲周宣王時賢臣也燕樂也翼敬也詩小雅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惟陛下

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

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

德為亂亂則妖災生

左傳晉伯宗之辭天反時為災謂寒暑易節也地反物為妖謂羣物

失性也往年已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

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杜預注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

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也傳曰日過分而未至言過春分而未及夏至也三

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於是百官降物降物素服君不舉不舉盛饌避移

時避正寢過日食時也樂用鼓秦鼓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自責也

此以上皆左傳載魯大夫答季平子之詞也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

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

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堯知絲不可用而

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也用之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邾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史記曰桓公與

兄子糾爭位糾使管仲將兵遮道射桓公鉤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晉文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邾莒謀燒公宮殺文公宦者勃鞞告之後文公以邾穀為中軍帥穀即邾莒之族文公不以為讎而任焉言唯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

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若用功臣功臣用

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

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濟成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

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

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

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

正月夏之四月

此亦急咎之罰

書曰急恒

寒若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

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

惶促宜留思柔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

剋能也柔剋謂和柔而能立事

也尚書洪範曰高明柔剋

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

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

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

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

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

於津鄉

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荊州也

會征南將

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

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

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

蓮勺縣屬左馮翊故城在今同州下邽縣東北蓮音輦勺

音酌是時喪亂之餘郡縣殘荒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

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

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

斟酌謂取其意指也

世言左氏

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

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閬鄉

閬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三公連辟不

肯應卒于家子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

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皇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

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諸君無外交之

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

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

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

梁松坐懸飛書誹謗下獄死事

見梁統傳也

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

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

漢官儀曰越騎司馬一人秩千石也

復留

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

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

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

武帝開通西域本三十六國

又當揚漢和親誇

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

信音申

若復遣之虜必自謂

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

駁議謂勸單于歸漢

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

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

敢為患

明帝八年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

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

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為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為中郎將使護

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
太守謹脩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
年代鄧彪為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為
不可

武帝時國用不足乃賣鹽鐵置官以主之昭帝罷之今議欲復之

詔數切責至被

奏効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

央廐令

續漢志曰廐令一人秩六百石

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

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

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曾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

宣帝時梁丘賀之易也

王莽大

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

不非其君上為忠

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凡

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即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

今衆人咸稱朝聖皆

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

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論語曰

見不善如探湯

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

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

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

寇在於帷帳矣

王莽時青徐二郡為寇號青徐賊○劉攽曰胡貊守關案關當作闕方喻迫近

不當

云關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

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脩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羌學又不

能達

達進也

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

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輒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

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

費直字長翁善易詔長於卦筮見前書

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
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
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

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
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
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

沛人高相善易與費直同時見前書

春秋之家又有騶夾

前書曰騶氏無師夾氏未知其

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

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
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語論

孔子之言弗畔
言不違道也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
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
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
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
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
頌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自衛還魯是時道衰樂
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見史記今陞
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

禮樂不脩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

也已

攻端猶習也異謂奇技也

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

道存

穀梁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公羊傳曰君子曷為春秋樂堯舜之道也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

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

繫之文也

又曰正其本萬事理

今易無此文也

五經之本自孔子始

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

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

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
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傳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

廣信故城在今梧州蒼梧縣

父欽習左

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

元父欽字子佚

以左氏授王莽自名陳氏春秋故曰別也賈護字季君並見前書也

王莽從欽受左氏學

以欽為馱難將軍

馱一葉反

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銳精覃

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
反正文武並用

撥理也語見公羊傳

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
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

與猶黨也

遂

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弦

伯牙善鼓

琴鍾子期善聽相與為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不復鼓琴以時人莫之能聽也見呂覽至寶不同

衆好故卞和泣血

卞和得寶玉獻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武王歿後復獻之文

王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其璞於郊泣盡以血繼之王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事見韓子也

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

仲尼去魯斥齊逐乎宋衛困于陳蔡之間見史記

况於

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

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

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

媒狎也黷垢濁

也撥拾也音丁括反

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摘釁

扶音於決反

掩其

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

大戴記小辯篇孔子曰小辯破言小

言破義小義破道

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

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

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盤庚都耿遷於殷文王都鄴武

王都鄴周公輔成王營洛邑

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

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

○劉敞曰有詔詔太子案文多一詔字

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

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

石渠閣以

藏秘書在未央殿北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韋元成梁丘賀等講論五經於石渠也至今與公羊

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

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

論語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

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何晏注云麻冕緇布冠也古績麻三十升以為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升時臣驕泰故于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夫明者獨見不惑於

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

離朱

黃帝時明目者也一號離婁慎子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

桓譚新論曰晉師曠善知音衛靈公將之晉宿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告之曰為我聽寫之曰臣得之矣遂之晉晉平公饗之酒酣靈公曰有新聲願奏之乃令師涓鼓琴未終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也

方

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

聖之積結淘汰學者之累惑

淘汰猶洗濯也

使基業垂於萬世

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

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

褐織毛為布貧者之服也

誦孔氏之正道理

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

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
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
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
立論議謹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
廢元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
臣者帝賓臣者霸言以臣為師以臣為賓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
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論語文也近

則高帝優相國之禮

蕭何為相國高帝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太宗假宰相輔

之權

太宗孝文也申屠嘉為丞相坐府召太中大夫鄧通欲誅之孝文使持節召通令人謝嘉故曰假權

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

偷竊也況

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

明徼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

王莽時開

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

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

忠之謀身為世戮

董忠為王莽大司馬共劉歆等謀誅莽事發覺死也

故人君患

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

是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

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
晷不遑暇食史記曰伯禽封

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亦
不賤矣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

下之賢人汝無
以國驕人也

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脩文武之聖

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

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

司察猶
督察也

李通罷元後復

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

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傳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

太傅

為文帝子梁王揖之傅也

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

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

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

風俗通曰塗姓塗山氏之後惲字子真受尚書

於胡常見前書

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

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

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

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序

等皆為穀梁
見前書也

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

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

思倣儻有大節

愷樂也悌易也言有和樂簡易之德也倣儻卓異也

尤明左氏傳

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

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永平中上疏

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

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

臨邑東郡縣也復齊武王伯升

孫北海王興子

復不能對薦達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達問之對

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鸞在岐

鸞鸞鳳之别名也周大夫內史過對周惠王曰

周之興也驚驚鳴于岐山事見國語

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

徵也

仍頻也宣帝時神雀再見改為年號後匈奴降服呼韓入朝也

帝勅蘭臺給筆札

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

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達入

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達說使出左氏傳大義

長於二傳者達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出昭公而立厲公杜預注云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被拘廢長立少故書名罪之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左傳紀季以鄩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讐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立廟以存姑姊妹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讐公羊傳曰父受誅

子復讐推及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讐是不深父也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羊傳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相殊絕固已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

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

寫其傳詒藏之秘書建平中

建平哀帝年也

侍中劉歆欲立左

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

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

排擯却也劉歆建立左氏哀帝令歆與諸儒講論其義諸博士

不肯置對歆乃移書太常以責之故被排擯事見前書

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

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疆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

至直至順

左傳曰翼戴天子加之以恭又曰君命天也天可讎乎委質策名戴乃辟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又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以有無父之國則可是崇君父卑臣子也左氏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又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是疆幹弱枝也又曰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

之史記曰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

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

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

施讎孟喜

梁丘賀也

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

歐陽和伯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也並見前書

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

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春秋晉大夫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

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范會自秦還晉其處者為劉氏明漢承堯後也

五經家皆言顓

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

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

五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

為火德也

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

左氏傳曰

黃帝氏以雲紀少昊氏以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

注曰朱宣

少昊氏也如今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

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

萬世則

改元謂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正歷謂元和二年始用四分歷也

是以麟鳳百

數嘉瑞雜還

雜還言多也章帝時鳳皇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一十九黃龍三十四神雀

白燕等史官不可勝紀見東觀記

猶朝夕恪勤游情六藝研機綜微靡

不審覈

覈實也

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

矣

廢學謂左氏傳也

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達自

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公羊高作春秋傳號

曰公羊春秋嚴彭祖顏安樂俱受公羊春秋故公羊有嚴顏之學見前書

與簡紙經傳各一

通

竹簡及紙也

達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

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達母病此子無

人事於外

無人事謂不廣交通也

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

矣

屢數也空乏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卒餓死也

達數為帝言古

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

與毛氏異同并作周官解故

轅固齊人也為齊詩申公魯人也為魯詩韓嬰為韓

詩毛萇為毛詩故謂事之指意也

遷逵為衛士令

北宮衛士令一人掌南北宮秩比六百石

見續漢志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

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

門生為千乘王國郎

千乘王伉章帝子也

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

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

見信用達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
禮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
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

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

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

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

東觀記曰郁年五歲

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強為飯宗親共異之因字曰異也

及親歿遂隱處

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
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

誅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

應劭風俗

通義曰授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網紀國體原本要化此通儒也

然不脩小節當世以

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論曰鄭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為諸儒宗亦徒有以

焉爾

言賈鄭雖為儒宗而不為帝所重故曰亦徒有以焉爾

桓譚以不善識流亡

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

賈逵附會文致

謂引左氏明漢為堯後也

世主以此論學悲矣哉

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識也

張霸傳

子楷

楷子陵

陵弟玄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饒猶益也

後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

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舉孝廉光祿主事稍遷

光祿勳之主事也見漢官儀

永元中為會稽

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後為潁川太守

松為司隸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業行者皆見擢用郡
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
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
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
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捐我
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
致位郡守盖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史記蔡澤之辭也易
豐卦曰日中則昃月
盈則
食也老子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中時

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鵠當朝貴盛聞霸名行欲與為交霸遂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羸博因坎路

側遂以塋焉

羸博二縣名屬泰山郡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於羸博之間因塋焉今

蜀道阻遠不宜歸塋可止此塋足藏髮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塋於河南梁縣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諸門人追錄本行謚曰憲文中子楷

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
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
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
如此輒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縣賣藥足
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
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
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五府太傅太尉司
徒司空大將軍也漢安

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

憲操擬夷齊

原憲魯人字子思孔子弟子清約守節貧而樂道

輕貴樂賤竄跡

幽數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此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
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
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
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即位
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
詔獄積二年恒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
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篤疾不行年七

十終於家子陵

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
劔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劔冀跪謝陵
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
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
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
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

玄

玄字處虛沉深有才畧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
辟不能致中平二年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
等將行玄自田廬被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
豈不以黃門常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
祖道於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
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
屯都亭以次翦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內之怨毒
然後顯用隱逸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

矣溫聞大震不能對良久謂玄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
顧吾不能行如何玄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
今與公長辭矣即仰藥欲飲之溫前執其手曰子忠於
我我不能用是吾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

誰今知之

左傳曰言出於
余口入於爾耳

玄遂去隱居魯陽山中

山在今汝

南

州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不就卓臨之

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輪氏縣屬潁川郡故
城在今洛州洛陽縣

南城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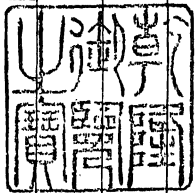
贊曰中世儒門賈鄭名學衆馳一介爭禮羶幄

一介單使也左

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羶幄謂匈奴也

升元守經義偏情駁霸貴知

止辭交戚里公超善術所舍成市



後漢書卷六十六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鄭興傳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注山西謂陝山已西也○日知錄曰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勢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

范升傳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監本舊本俱

缺太字

臣會汾

按前書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議論有

太中大夫諫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
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劉昭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無
員屬光祿勳別無中大夫之名又按北海靖王傳云
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注中大夫王國官也引續
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掌奉王使京都亦見東平
王蒼傳然則兩漢官制固有不同太初以前王朝有
中大夫在東京則為王府官屬之名矣今范升所與

論難未必偏及王國使臣故毛本增太字

正其本萬事理注今易無此文也○

臣會汾

按此必易

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

賈逵傳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監本出字上有發字

臣會汾

按發出並舉古人無此等

文今從宋本

并作周官解故注故謂事之指意也○臣人龍按前書

賈誼為左氏傳訓故又藝文志有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注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為詁字失真則此注自應作故字解

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注祝詛也東觀記曰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日知錄曰注非也言敢于少賓之前發誓乎事之如神明也古人文簡爾

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閻若璩云隋志讖緯篇云賈逵之徒獨非之與此不合蓋隋志不詳考傳中所奏而誤讀張衡疏內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之文以為逵首非讖不知逵第摘其互異處並未有所非也

後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卷六十九至

詳校官侍講_臣王燕緒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_臣金學詩

校對官學正_臣徐立綱

謄錄監生_臣儲夏書

謄錄監生_臣江晉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書卷六十七

宋宣城太守

守范煜撰

唐章懷太子

子賢注

桓榮丁鴻列傳第二十七

桓榮傳

子郁孫彬

曾孫鸞玄孫典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

續漢書曰榮本齊人遷于龍亢至榮六葉東觀記曰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

博士九江朱普

朱普字公文受業於平當為博士徒衆尤盛見前書貧窶無資

字林

曰窶空也

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闕家園至王

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後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顯宗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

從音七容反

本師為誰湯對曰事

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

謝承書曰何湯字仲弓豫章南

昌人也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弟以才明知名榮年四十無子湯乃去榮妻為更娶生三子榮甚重之後拜郎中守開陽門候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大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建武十六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車蓋出門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嘗歎曰糾糾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湯以明經嘗授太子推薦榮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嘗言曰此皆何仲弓之力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

○劉歆曰案文入使當作使入

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

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閱揚州從事臯弘帝曰俞往汝諧

續漢書曰閱字作明俞然也然其所舉勅令往言汝能和諧此官謝承書曰臯弘字奉卿吳郡人也家代為冠

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子徽至司徒長史也因拜榮為博士引閱弘為議郎

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

蘊藉

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蘊音於問反

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

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厭服也音一葉反

特加賞賜又詔諸生

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吹管奏雅頌也

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

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

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傳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

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後病愈復入侍

講二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

言可任也

博士張

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

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諸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

續漢書曰三公東西曹掾四百石餘掾比二百石歸猶謝

也

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

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豈能與於

此

此上二句周易之繫辭與音預

況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

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

前書丁寬受學於田何學成何謝寬

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東矣是先師謝弟子

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

韓詩外傳

曰孔子行見臯魚哭孔子曰子非有喪何哭悲也臯魚曰吾少而好學周流諸侯以沒吾親樹欲靜而風不止

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見者親也孔子曰弟子識之於是門人辭歸者十有三也今

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

史記曰伏聞太后玉

體不安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

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

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

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

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

東觀漢記曰榮為太常元卿來候榮榮諸

弟子謂曰平生笑盡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

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

輒加賞賜乘輿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

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

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

東觀記曰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諫曰太師在是也

既罷悉以大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

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

三雍宮也謂明堂靈臺辟雍前書音義曰皆叶天人雍和之氣

為之故謂三雍五更解見明紀

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

堂執經自為下說

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

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

五千戶

東觀記曰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乃封之

榮每疾病

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

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

首陽山在今偃師縣西北也

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

徒多至公卿

華嶠書曰榮弟子丁鴻學最高

子郁嗣

華嶠書曰榮長子雍早卒少子郁嗣

論曰張佚許切陰侯以取高位危言犯衆義動明后知

其直有餘也若夫一言納賞志士為之懷恥

秦兵圍趙時魯仲連

在趙因說令退兵平原君趙勝乃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能排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
也遂去終身不復見見史記也
受爵不讓風人所以

興歌

詩小雅角弓篇曰受爵不讓
至於已斯亡風人猶詩人也

而佚廷議戚援自居

全德

佚諫云當用天下之賢才而乃自當其任故曰自
居全德全德言無玷缺也莊子曰是謂全德也

意者以廉不足乎昔樂羊食子有功見疑西巴放麀以

罪作傳

並解見
吳漢傳

蓋推仁審偽本乎其情君人者能以此

察則真邪幾於辨矣

幾近也音
鉅依反

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
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兄子汎顯

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

禮讓甚見親厚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

東觀

記曰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也

帝自製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

宣明殿

華嶠書曰帝自制五行章句此言五家即謂五行之家也宣明殿在德陽殿後東觀記曰上謂

郁曰卿經及先師致復文雅其冬上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子卿

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

起者即白之

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

○劉攽曰案漢無監虎賁官蓋是兼字與丁鴻

也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

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錄

東觀記曰皇太子賜郁鞍

馬刀劔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古今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當合聖心下當卓絕於衆宜思遠慮以光朝廷肅宗即位郁以

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

華嶠書曰郁上書乞身天子憂之有詔公卿議議者

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於是詔郁以侍中行服也

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

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

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

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
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

自禮記以下至此以上皆大戴禮之文也切而不勤謂習與智長則常自

切厲而不須勤勅若性猶自然也襁綰也保小兒被也保當作褓古字通也史佚成王時史官名佚賢者也維持也遺失也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

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

韋賢字長孺魯國鄉人治魯詩蔡義

河內溫人也為韓詩給事中也夏侯勝魯人也字長公治歐陽尚書並見前書

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

酺等並自有傳

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

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
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
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
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
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
復入侍講頃之轉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
為太常明年病卒郁教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
百千萬顯於當世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

鄧騭傳曰
朱寵字仲

咸京兆人也篤行好學從桓榮授尚書位至太尉

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

長音直亮反

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

十三萬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

太常章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焉能世傳其家

學

華嶠書曰郁六子普延焉俊鄭良普嗣侯傳國至曾孫絕

鄭良子孫皆博學有才能孫鸞曾孫

彬並知名

焉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

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

太子以焉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
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祿大夫遷
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焉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
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
寵並錄尚書事焉復入授經禁中因讌見建言宜引三
公尚書入省事省猶視也帝從之以焉前廷議守正封陽平
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
祿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

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

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黃瓊楊賜最為顯貴焉孫典

華嶠

書曰馬長子衡早卒中子順順子典

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

華嶠書曰典十二喪父母事叔母如事親立廉操不取於人門生故

吏問遺一以尚書教授賴川門徒數百人舉孝廉為郎

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

沛相

故人親戚莫敢至者

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

禮而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

權典執政無所回避

○劉攽曰案典為御史非執政者政當作正

常乘驄馬

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黃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

七年不調

華嶠書作十年

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

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

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攽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津令誤準為津因轉令為都尉也典又為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

都官也

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雖不

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

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車駕都許遷光祿勳建安六

年卒於官

鸞字始春焉弟子也

東觀記曰鸞父良龍舒侯相也

少立操行襁袍糲

食不求盈餘

東觀記曰鸞貞亮之性著乎幼冲學覽六經莫不貫綜推財孤寡分賄友朋泰於待

賢狹於養已常著大布襁袍糲食醋餐也

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恥不肯仕

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

令始到官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

之間高其義後為己吾汲二縣令

東觀記曰除陳留己吾長旬月間遷河內

汲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辟拜議郎

○劉攽曰案徵則上徵之辟則

諸府辟之議郎當云徵而已明多辟字

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

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內豎故不省以病免中平元

年年七十七卒于家子曄

曄字文林一名嚴

東觀記嚴作礪

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

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

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

氏其貞忤若此

也忤堅

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

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

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趾

東觀記曰

礪到吳郡揚州刺史劉繇振給穀食衣服所乏者悉不受後東適會稽住止山陰縣故魯相鍾離意舍太守王朗餉給糧食布帛牛羊一無所留臨去之際屋中尺寸之物悉疏付主人纖微不漏移居揚州從事屈豫室中庭橘樹一株遇實熟乃以竹籬樹四面風吹落兩實以繩繫著樹枝每當危亡之急其志彌固賓客從者皆肅其行也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為訟為凶人所誣遂死于

合浦獄

彬字彥林焉之兄孫也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惠

華嶠書
曰鄭生

麟也

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牾左右出為許

令

許縣名今許
州許昌縣也

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

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

案摯虞文章志麟
文見在者十八篇

有碑九首誄七首七說一
首沛相郭府君書一首

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

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
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
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

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
下詔獄在朝者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
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
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

為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

夙早也岐行貌也嶷然有所識也詩

曰克岐克嶷也○劉放曰案蔡邕本以早成為一德傳寫之誤反以岐嶷在下當云夙智岐嶷早成也

學

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容潔操也

下

也音烏瓜反

乃共樹碑而頌焉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

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
輔政復徵用之

論曰伏氏自東西京相襲為名儒以取爵位

謂伏生已後至伏湛

也中興而桓氏尤盛自榮至典世宗其道父子兄弟代

作帝師受其業者皆至卿相顯乎當世孔子曰古之學

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論語云也

為人者憑譽以顯物為己

者因心以會道桓榮之累世見宗豈其為己乎

丁鴻傳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境垆之地

孫叔敖楚相也境垆瘠薄之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居利地也楚越之間有寢丘

者甚惡可長有以食也見呂氏春秋也

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

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徙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練經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也弱少生不供養死不飯哈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

任堪也

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

仲公盛之字也

章寢不報迫且當

襲封謹自放棄遂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

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

東海陽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

權行故得申其志耳

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其弟叔齊餓死於首陽之山吳札吳王壽夢之

季子也諸兄欲讓其國季子乃舍其室而耕是皆權時所行非常之道也伯夷當紂時吳札當周之末故言亂

世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

春秋衛靈公卒孫輒立父蒯瞶與輒爭國公羊

傳曰輒者曷為蒯瞶之子然則曷為不立蒯瞶而立輒蒯瞶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

可不以父命辭於王命不以家事辭於王事故駿引以為言也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

門教授鮑駿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

續漢書載

駿書曰臣聞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二人無功下車先封之表善顯仁為國之砥礪也伏見丁鴻經明行修志節清妙由是上賢之也永平十年詔徵鴻至即召見說文侯

之命篇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仇有輔佐之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事見尚書

也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居以待

命故令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給食焉

建初四年徙封魯陽鄉侯

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也

肅宗詔鴻與

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

異於北宮白虎觀

廣平王羨明帝子也東觀記曰與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衛

士令賈逵等集議也白虎門名於門立觀因以名之焉

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

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

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

孝公

東觀記曰上歎嗟其才號之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賜錢二十萬續漢書亦同而此書獨作時人歎也

數受賞賜擢徙校書

○劉歆曰案漢校書者郎官而已鴻已為二千石不當以校書為擢

徙也明衍
校書二字

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是益盛遠方至者

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偃皆至公卿元和

三年徙封馬亭侯

東觀記曰元和二年車駕東巡狩鴻以少府從上奏曰臣聞古之帝

王統治天下五載巡狩至于岱宗柴祭于天望秩山川協時月正日同斗斛權衡使人不爭陛下尊履蒸蒸奉承弘業祀五帝於明堂配以光武二祖四宗咸有告祀瞻望太山嘉澤降澍柴祭之日白氣上升與燎煙合黃鵠羣翔所謂神人以和答響之休符也上善焉

又曰以廬江郡為六安國所以徙封為馬亭侯和帝即

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政

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

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
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
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
食

周室衰謂幽王時也皇甫即幽王后之黨也詩小雅曰皇甫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其類非

一故言之屬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十月之交詩小雅篇名也孔甚也醜惡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月交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

之象也日辰之義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金故甚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

器不以假人

劉向上書云弑君三十六今據春秋與劉向同而東觀及續漢范氏諸本皆云三十

二蓋誤也威柄謂周禮之八柄即爵祿生置予奪廢誅也利器謂國之權勢假借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

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

之末廟不血食

三桓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三家皆出自魯桓公故言三桓並專權魯國至

魯昭公遂為季氏所逐平子乃攝行君事田氏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為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魏氏並專晉政韓趙魏卒三分晉國也諸呂謂呂產呂祿也產領南軍祿領北軍謀危劉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氏故曰統嗣幾移

行其勢也

言親賢兼重方可執政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今大將

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

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勅

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

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

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

易曰天垂

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東觀記亦云作先節俗本作失節字之誤也

此臣

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

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詩大雅也
雷電震耀

天怒也戲豫猶逸豫也
不敢自逸所以敬天也

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

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蔥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

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

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前書左官附益阿黨之法
設左官者人道尚右

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
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

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

賦斂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

三光不明

三光日月星也天道尚剛周易曰乾健也天道終日乾乾是其剛也

王不可以

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於是收實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

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

子湛嗣湛卒子浮嗣浮卒子夏嗣

東觀記及續漢書夏字作變也

論曰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

此上論語載孔

子之言也鄭玄注云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子仲雍次子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

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
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
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
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

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若乃泰伯以天下而違周伯夷

率絜情以去國並未始有其讓也

違去也未始猶未嘗也言泰伯伯夷率性

清絜超然去國未嘗故有求讓之名

故泰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後世聞

其讓而慕其風徇其名而昧其致所以激詭行生而取

與妄矣

狗營也言二子非故立讓風以求聲譽故至德稱於前古後代之人直欲營慕其名而昧其深

致所以激射詭譎之行生而取與之間多詐妄矣

至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

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於義不亦薄乎

彪讓國異母弟荆及

鳳愷以國讓弟憲帝皆許焉弟不當襲爵故言非服而彪愷豈獨受美名而陷弟於不義也

君子立

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原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乎其終悟而從義也異夫數子類乎狗名者焉

贊曰五更待問應若鳴鐘

禮記曰夙夜強學以待問又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

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庭列輜駕堂修從容而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也

禮容穆穆帝則擁經以從

從就也

丁鴻翼翼讓而不飾高

論白虎深言日食

春秋經書日有食之杜預注云日食者月掩日聖人不言月掩日而以日

食為文闕於所不見也

後漢書卷六十七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

丁鴻傳徙封魯陽鄉侯注東觀記曰魯陽鄉在尋陽部

也○

臣會汾

按傳言鄉侯明非南陽郡之魯陽邑故

注引東觀記以証之尋陽屬廬江郡而昧者或改此

注部字為郡字兩漢何嘗有尋陽郡耶

徙封馬亭鄉侯注以廬江郡為六安國○監本脫江字

今照宋本增

後漢書卷六十七考證